

官版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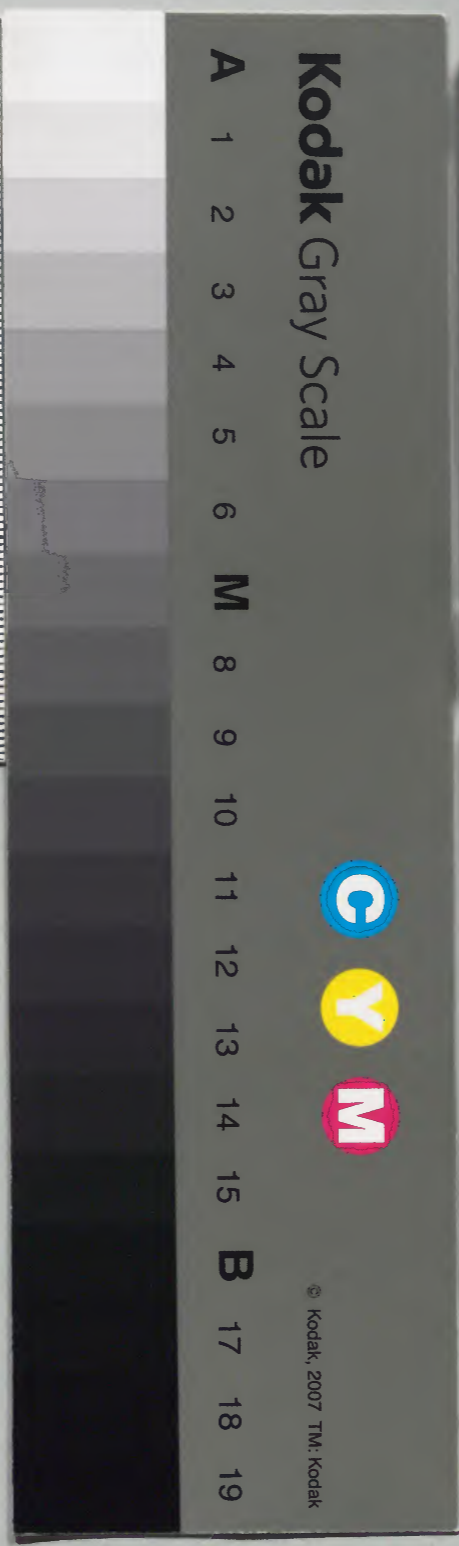
官板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五

四	漢書門
一	類
三	號
九	函
六	架
二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四〇一	類
二	號
七	函
七	架
八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13
冊數	27 (15)
函號	284 11



官版見本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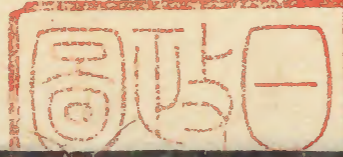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盡凡十七年

十六年 金皇統 春正月行籍田禮

先是知度州薛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脩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於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夏五月金韓企先卒



度成化 本作度

於成化 本作熙 本作餘

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入專以培植
獎勸後進為已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
臺諫多君子
號稱賢相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
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曠鹵目之貴人
達官積不能平至是唐括酬等告虛中謀反
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
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
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
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於是
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士談瓊孫也

秋九月金劉豫死○冬十二月金遣使如西遼

西遼殺之

先是回紇遣使入貢於金言耶律大石與其
國鄰大石已死金遣粘割韓奴與其使俱往
遼主遇之於野韓奴語
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

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李若谷罷三月以

段拂參知政事○何若罷夏四月以汪勃簽書

樞密院事○金主亶殺其文武從官十餘人

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後裴滿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於手刃侍臣至是宴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度使田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倣趙益興龔夷鑒等

五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

秦檜惡皓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欺世飛語乃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

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

桂康熙
本作貴

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責桂陽軍安置未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金及蒙古和

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疆兀木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孛極烈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二月段拂罷

拂聞趙鼎死於海南為之歎息秦檜怒侍御史余堯弼論拂與小臣私交漏泄政機遂罷為資政殿學士尋與備天下事帝問劍閣落職興國軍居住

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

秦檜問勅令所刪定官胡寧曰見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以為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之寧宏弟也

夏四月朔日食○秦熺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

讀位次右僕射

熈乞避父子共一政也尋加少保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

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

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子幹本之子為人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巳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

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要職引裕為兵部侍郎

秋七月寬諸郡雜稅

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貢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三十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九月

三十三
化本作
十三

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

○金兀朮卒

金自粘沒喝死捷懶蒲盧虎等皆有自為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則國勢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為粘沒喝後惟兀朮一人耳

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贈銓坐流辰州新州守張秉承檜旨論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秉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

客康熙
本作官

時洪皓在英州閩人倪登為守聞秉以巧中遷客取中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登卒事乃解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

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鹿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已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天德元年春三月朔日

食○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秋九月復召

入平章政事

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金主寢殿鴟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有龍鬪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

滿氏

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訖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踈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

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

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

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括辨為右丞相烏帶為平章政事益

裴滿后為悼平皇后廢宗賀以東宣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庚午二十一年金天德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

檜不克檜殺之

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

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

挺以自衛

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

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

金主弒亶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

此金主銜之至是追尊幹本為帝廟號德宗

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

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

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

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

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

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丞及簽書樞密院事

遣堯弼使金

先意下
康熙本
無以字

賀卽位也。及還金主以上皇玉帶附遺於帝。其祕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以逢之。

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州，責降徽猷。

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

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爲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史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

孟堅除名，編管峽州。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州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趨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爲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舍人皆與之。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夏四月，置力田科。

募民耕兩淮田，從上變。蓋古於三畝，事則知廬州吳達請也。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成化本
擊作擊

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寺胡里甲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离喝等夷其

族

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宗室勲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离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脩飾亦族之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殿宮門孫損堪扶掖升殿不拜主曰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

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只金置國于盟之
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
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金下康
熙本無
主字

三月金主大營宮室于燕薊

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
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
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
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
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
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三十萬牽一車
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
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

計成而復毀
務極華麗
夏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
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
納之封為昭妃文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
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
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莎魯
胡魯子胡里刺胡失打秉德弟乂里四人之
妻于宮尋封乂里妻高氏為脩儀崇義節度
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
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
哥初不忍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
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即納之官中封貴妃大

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文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也

秋七月除薪米稅○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

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

世忠性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嗜義輕財錫齋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械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疆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劉寶等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

齊康熙
本作齊

曲也及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蘄王諡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牙見

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

之荀子嶺南

初庶卒於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爲人所告坐謗朝廷編管於梅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嘗

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

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簽書樞密院事

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語伋曰里中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退中丞章復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

五月襄陽大水

平地五尺漢水冒城而入

秋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宋樸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金主亮召濟南尹烏祿妻烏林答氏

未至自殺

儀容成
化本作
容儀

葛王烏祿時為濟南尹烏林答氏儀容整肅亮召之乃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癸酉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

春三月金遷都于燕

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

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
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
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
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

以王循友知建康府

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而
遷之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安置藤州

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

金主遷都於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於
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
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
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

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
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五月潼川大水

平地丈五尺
死者甚衆

冬十月宋樸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甲戌二十四年春正月地震○金右丞相

蕭裕謀反坐誅○金故置文途車

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
而裕以金主猜忌恐殺恐禍及遂與蕭馮

家奴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主

夏五月朔日食○金始置交鈔庫

金以銅少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

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俊卒

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焉以敷文閣待制秦垧修撰實錄院

擢成化本在

初知舉魏師遜等議以秦熈子垧為榜首上讀其策覺所用皆檜熈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垧第三時檜之子姪姻黨皆擢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垧脩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八月禁百官避輪對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土耳其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誅入語言以中傷善類

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

簽書樞密院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方俟高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者纔四人而已

加秦熈少傅封嘉國公○金主亮納其諸從姊

妹于宮

壽寧縣主付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兀米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

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邨國夫人重節蒲盧虎

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柰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盧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

亮無所忌耻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貞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

於師古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

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常於臥內遍設地衣保逐為戲

付成化 本康熙 本作什 貞成化 本作真

十二月西遼耶律夷列歿其妹普速完權國事

子幼故也普速完自號承寧不親出外

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夏四月施鉅罷○五月朔

日食○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

事○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

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

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

金汴京火

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

主大怒杖部外夷人未至卒殺長寧

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

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

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於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

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汴州檜乃諷

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賚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鞠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以董德元參知政事

秦檜門人

冬十月徙洪皓於袁州未至卒

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卒後一日秦檜死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讒慝聞者悼

之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致仕

是夕檜歿

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熺夜遣塤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栢見其黨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請已為相檜卒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隣國之權盟謹國是之搖動贈申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斃倫包藏禍心劫制

君父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
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
陰險深阻如崖穿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
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
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檜
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
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甚則曰有無君心
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
筆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察事之卒布
滿京城稍議之者卽捕治中以深文如知饒
州洪興祖作程瑀論語解序引不使大臣怨
乎不以卽以爲譏已毀其板編管興祖於昭
州京西運副魏安行嘗爲鏤梓亦編管於欽
州其羅織人類此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

惟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之立久任之說
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然附之則立與
擢用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
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
陞爲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卽
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
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
存忠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朱熹曰紹
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
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
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
宮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翁然以
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
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

終成化
康熙本
作中

讐忍辱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金主亮迎其太后徒單氏至燕

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从缺溫清願答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答。我有子如是，寧忍答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

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

等自便

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詔安置戶部侍郎曹泳於新州，罷端明殿學士鄭仲熊等四人，徙侍御史徐嘉正言張扶為他官，知建康府王會等六人俱以諂附貪冒罷。又竄呂愿中等於遠州，秦垣秦焯秦焞等俱以檜黨濫科革正之。莫及張常先等八人，並以告訐濫叨官爵，送遠郡編管，尋釋趙汾奪二官，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

以魏良臣參知政事○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

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於近州

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尋卒

董德元免以沈該參知政事

丙子

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

官○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以方俟嵩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

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

勛於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

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

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眾聽至

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

夏五月以沈該方俟嵩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

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靖康帝卒于金○

命史館重修日曆

以秦熈脩不實也言金人必與共直為文

秋七月彗出井詔求直言○八月程克俊罷以

張綱參知政事

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

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于永州

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嘆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



晏安熙
本作寧

會星變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勢必求釁用
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謂虜可信莫為之備沈
該万侯尚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
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沈
該万侯尚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乃若禍
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哲等
論浚名在罪籍唱異議以動國是若
使歸蜀恐或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

丁丑 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

事○三月万侯尚卒

尚為相主和固位無日以直言之浚以王位
異秦檜士論薄之

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

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冬十一月湯鵬舉免

戊寅 二十八年 金正隆三年 春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

院事王綸同知院事○三月朔日食○秋七月

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
議大夫馬欽授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

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脩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琬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以中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

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南侵

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

初剛中言夷狄之情疆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疆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冬十月金營汴宮

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巳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

具

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於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

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於燕時又建汴宮脩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鳥鵲狗只無不被害者習

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徃徃託詞不發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

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思之故貶

六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陳誠之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

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

於願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
漬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
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
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
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秘書省正字
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翬三君子遊而事
籍溪先生為久得其學為多勉之從譙定劉
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
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
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為
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
生子翬韜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
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
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

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初從
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
身學者稱為
屏山先生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

平章事

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
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
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

皇太后韋氏崩



帝事_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闕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

冬十一月攢顯仁皇后○十二月以王綸知樞

密院事

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

院事○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進

封建王

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

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

朱倬參知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八月朔日食○賀允中致仕○九月以李寶為

浙西副總管

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於平江督海舟捍

禦上

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

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於兩浙遂通行諸州

通鑑綱目 卷之五
辛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春正月朔日食

帝不受朝○風雷大雨雪

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雷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

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

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為尚

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知襄陽府

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朱倬無二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玠知襄陽，部兵三千。玠之子也。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

帝之喪。

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

來賀天申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以人口西北，淵聖廟號曰欽宗。

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六月，以劉錡爲江淮

浙西制置使，屯揚州。

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

故遼人移刺窩斡叛金圍臨潢

初金主亮徵兵南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隣國世世征伐相與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條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群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

幹廉熙
本作幹
下同

土成化
本作上

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於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撒八旣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刺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刺札八招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八見窩斡兵衆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恃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李特本部族節度逐斡者言昔谷

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斡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

金主亮遷都於汴○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

先是調馬於諸路以戶口為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

六十成
化本作
十六

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蠡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

凡百三十餘人

周麟之有罪免

初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勉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

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至是坐免

遣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却之乃

還

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

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者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

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眾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

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障以待。眾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晷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肩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踏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

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以成閔爲京湖制置使。○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九月。遂大舉入寇。

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旣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

王康熙
本作玉

事復如此柰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后方樗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未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於宮中棄骨於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爲勛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王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賭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統石烈良弼爲右大

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趣臨安劉萼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於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於淮水之上將自清入淮東遠近大震

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金人犯黃牛堡吳

璘等敗之遂復秦隴洮三州金人攻黃平堡吳

剛中
李作綱

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劉錡遣兵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

名遣使入朝

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中北關金兵過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人圍海州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

金主亮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以拒之

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於淮陰列兵運河岍以扼之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

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弒

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朶為帝，廟曰睿宗。

劉錡將王權軍潰於昭關。錡引還揚州。金主亮

入廬州

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人以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目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

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采石金

主亮入和州亮入和州以梁山灤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

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

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

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

膠西石曰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

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於石曰神風自拖樓

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

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

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

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矧舉帆帆皆油纈

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

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

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

擊殺之降其眾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

等六人擒倪詢等上於朝獲其統軍符印與

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於阜角林大敗之

金 錡以舟渡真揚之民於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於阜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岍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其營軍亦敗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燄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

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於燕時又建汴宮脩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卽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徃徃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爲辭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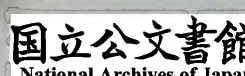
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弒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也

六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陳誠之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

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岫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岫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於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卽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遷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遷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

纒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揚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爲兩淮京湖三路

招討使

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小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

金主亮為其下所殺

金主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舫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眾刃剗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鵲船於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眾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瑩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

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眾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於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史臣曰完顏亮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為君則弑其君欲圖隣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

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亮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帝如建

康

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

金主雍入燕

壬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山東人

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

金主亮死中原豪傑竝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遣使來聘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卽位

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

允文還朝帝慰籍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及是陛辭言金亮旣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

帝還臨安

時將祔欽宗於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金以張浩爲尚書令

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已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事遂寢。

閏月，祔欽宗主於太廟。○吳璘復大散關，分兵

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鷄。

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楊椿罷。○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

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

耿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

送臨安斬之。

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李寶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卽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爲迎合。衆壯之。

吳璘復德順軍及環州

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失攻不下。或旣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裨者聞呼。相公來觀。望谷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

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

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

日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

如康熙
本作成

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金人復攻海州鎮。

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大敗之。

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於石闥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眾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

關康熙
本作門

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

金追廢亮為海陵煬王

蕭玉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為虐皆放歸田里特末哥及其妻高氏伏誅

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昚

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

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昚

罷三招討司

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衙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郵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

六月追封子偁為秀王

六 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

朱倬罷○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

稱太上皇后太子即位太赦

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史氏曰高宗恭儉

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帝朝太上皇於德壽宮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覲幹辦皇城司

二人帝潜邸內知客也尋以大淵知閣門事覲同知閣門事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南嶽廟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孑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

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

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父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

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
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
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
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
不守兩淮而守江於是示敵以削弱急戰守
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
公所規畫浩必沮
之竟無成功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

官其孫

六人

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

允文

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
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
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
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
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
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
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入可戰且以
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
允文知

太平

故遼人移刺窩斡稱帝金將僕散忠義討平之

通鑑綱目 卷十五
高幹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謀衍討之遇於長滌窩幹大敗率眾西走謀衍復追敗於霧霖河窩幹去攻懿州金師久無功僕散忠義自請行乃以為右副元帥代謀衍忠義及紇石烈志寧追之至梟嶺西陷泉大敗之窩幹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窩幹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惟札八不服頗為邊患金人苦之

冬十月葉義問罷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

之

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詔宰相復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晉書卷之五十五

蕭梁三徵遠近... 十萬...

金鳳... 十二...

十二... 〇...

...

...

...

